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南 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ДИОТ

据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6,ГОСЛИТИЗДАТ(МОСКВА,1957)译出。

白 痴

Baich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 55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 $\frac{9}{16}$ 插页 1

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9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ISBN 7-02-001774-6/Z·163 定价 24.45 元

前言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小说家。他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父亲原是军医,参加过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退伍后调至玛丽亚济贫医院任主治医师。去该医院就医的大多是穷人,因此作家较多地接触到这个大城市的下层劳动人民。他在中学时期就非常喜欢文学,阅读过大量俄国和国外的文学作品。一八三八年,他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一八四三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工程局绘图处工作,但由于他一心想当作家,对工作毫无兴趣,遂于次年辞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果戈理倡导的“自然派”的影响下开始文学活动的。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描写小人物的传统,但在刻画人物内心活动方面又有新的突破。别林斯基十分赞赏这部小说,认为它是“俄国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此便进入“自然派”作家的行列,成为当时俄国文坛上的一颗新星。他在四十年代还创作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等中篇小说,显示了作者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深邃的思想。

一八四七年,他对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发生浓厚兴趣,开始积极参加彼特拉舍夫斯基革命小组的活动,一八四九年四月与该小组成员一起被沙皇政府逮捕,他因在小组集会上宣读了别林

斯基那封致果戈理的著名书信而被判处死刑，不料在刑场上被沙皇政府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尔后又被贬为士兵服军役。连续九年的流放生活，对他的思想和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他获得丰富的生活知识，积累了创作素材，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另一方面由于他远离俄国进步思想界，他思想中固有的消极因素有所发展，使他摒弃了社会主义信念，政治立场渐趋保守和反动。

作家服完苦役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仍保持着四十年代的风格，而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对人物的心理刻画方面，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一时期他的重要作品还有《死屋手记》(1861—1862)，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惊人的笔触展示了各类苦役犯的可怕处境。这部作品发表后，立刻受到进步舆论的好评，并给作者带来空前的声誉。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长篇小说《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少年》(1875)、《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这些作品给作者带来了世界性声誉，使他在国内外都博得了伟大作家的称号。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社会变化和思想斗争，与哥哥米哈伊尔一起创办月刊《当代》和《时代》，在艺术观上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展开论战，在政治上宣扬近似斯拉夫主义的“根基论”。一八六七年他和他的女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结婚并出国旅行。在旅欧的四年期间，他兴致勃勃地参观西方美术馆，欣赏艺术古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们的绘画使他为之倾倒，并给予他丰富的创作灵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十九世纪文化生活中的伟大现象，他的作品对俄国和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但

是由于作家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各种流派对他的评价迥然不同。西方现代派作家重视和强调他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并把他奉为自己的鼻祖；进步作家则把他看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农奴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揭露者，杰出的心理描写大师。

《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熟时期的优秀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鲜明的色调，波澜壮阔的画面，对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社会生活作了广泛的描写。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形象都刻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个性、雄浑的力量和心理深度。

梅什金公爵是作者精心描绘的男主人公，他体现了作家关于美好人物的理想。他谦虚、诚实、敏感，同情一切不幸者，渴望人人都能得到幸福。他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以助人为乐，他是儿童的朋友，病人和穷困潦倒者的保护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被上流社会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视为“傻瓜”、“白痴”。他身上仿佛有一股明显的热情，内心充满对人类的爱。不过他所信奉的爱是基督式的“普遍的爱”，他对生活的理解也带有某种抽象性，在那个道德沦丧、人欲横流、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他往往显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在认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以后，他对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种出于怜悯的爱，但却无力帮助她摆脱人间的苦难，只好永远跟随她走进疯狂的黑夜，这说明了她的理想彻底破产。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就连作者本人也承认，他的这一艺术构思在小说中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女主人公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这个形象的创造，是《白痴》以及作家整个创作活动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这个人物形象是小说的核心，她是推动各种行为和事件的因素，一切情节线

索都围绕着她展开。

这个女人的生活际遇十分悲惨。她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自幼父母双亡，沦为孤儿，由富商托茨基抚养长大，后来又成了供他消遣取乐的工具。但这个头脑聪颖、意志坚强的姑娘，毅然决然奋起反抗那个罪恶的社会，力图从卑鄙龌龊、充满伪善的室人环境中挣脱出来，重新做人，重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幸福。作家着力把她描写成一个才华出众、情操高尚、精神生活十分丰富的女性，她喜爱音乐，读过很多诗篇，具有准确无误的审美力和令人称美的文化素养。她是一个貌似天仙、妩媚动人的女子，是美的象征。娴于绘画的阿杰莱达看到她的照片后激动地说：“这样的美就是一种力量。一个人有这样的美，就可以把世界翻转过来。”然而在那个尔虞我诈、荒淫无耻的社会里，这种美却遭到了践踏，她终于惨死在罗戈任的屠刀之下。她的毁灭是由那个罪恶的社会所决定的。

罗戈任的形象也达到了同样的艺术高度，这个形象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情欲和妒忌，近似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

小说中的这三个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激烈争斗，体现着作家这样一个极其珍秘的思想：“恻隐之心是整个人类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的生活法则。”

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是这部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小说中的一些主要场面都描写得生动有力并富于戏剧性，例如充分显示了金钱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的那个场面就是如此：女主人公把一个包有十万卢布的纸包扔进熊熊燃烧的壁炉里，想考验一下她的未婚夫的心性和人格，后者虽然勉强经受住了考验，却当场晕倒了。小说中对女主人公生日晚会的描写，是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

两个女情敌会晤的场面，以及她们为争夺梅什金公爵而展开的那场唇枪舌剑的争辩也是如此，在争辩中获胜的不是那个心高气傲、性格坚毅的姑娘，而是那个蒙受侮辱与痛苦的不幸女人，梅什金公爵把自己的爱情和怜悯奉献给了后者。小说的结尾也是如此，它使这部小说具有真正的悲剧性质。

《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头作品中最富于抒情色彩的一部，作者终于十分成功地创作出一部他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都具有深刻的诗意，他们之间的精神交往达到了真正内心悲剧的高度。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一些著名绘画的评论，使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学专著性质。小说中充满着关于美的精辟见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美能拯救世界”，就出自这部作品。

王 健 夫

第一部

大轰动一，啼哭那声哀鸣。树木不清晰那黄目司气时味，笑端
曲宜坐，虽也。初受言必里奔曲黄，对史面挂史羔羊的色黑，的
替只以浪，奇此玄端然显奇寒的影随且一十国斯干依人的面恢
返，要半时天曲大哪当附科一普哀曲。随野曲空尝曲，料受甚清
的希非降大意返士徽曲固附离1烟，随风曲大面短一音带叠平

十一月末，正是解冻天气，上午九时左右，在从彼得堡到华沙的铁路路上，一列全速行驶的客车即将抵达彼得堡。天气很潮湿，雾又很浓，好不容易天才破晓。从车窗里朝铁路两侧看去，十步以外的景物就难于辨认了。旅客中也有些人是从国外回来的；然而比较拥挤的还是三等车厢，乘客都是短途旅行的小商贩。大家照例都很疲劳，经过一夜的颠簸，眼皮已抬不起来，人人都冻坏了，面色发黄，跟雾的颜色倒很相称。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有两名旅客从天刚破晓就面对面地坐在车窗边。这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没带多少行李，衣着都不考究，相貌也与众不同，此外，双方又都乐于攀谈。倘若他们二位都知道对方此时此刻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之处的话，那么，对于命运居然会如此奇特地使他们面对面地坐在彼得堡—华沙铁路的三等车厢里这一点，他们肯定会感到惊讶。他们之中的一位身材不高，二十七岁上下的年纪，头发卷曲而且颜色发黑，灰色的眼睛虽小，但炯炯有神。他的鼻子宽阔扁平，脸上颧骨突出；两片薄嘴唇不时露出一种傲慢、嘲讽、甚至恶毒的微笑；但是他天庭饱满，这就使面孔的下半部显得不那么俗气了。在这张脸上，特别显眼的是象死人一般苍白的面色，年轻人的体格虽然相当健壮，可是这面色却使他的整个容貌都变得疲惫不堪。与此同时，他还流露出一种使他感到痛苦的热情，这和他那傲慢粗鲁的

微笑，和他严厉自负的眼神都不协调。他穿得很暖和，一件宽大的、黑色的羊羔皮挂面皮袄，使他夜里没有受冻。但是，坐在他对面的人对于俄国十一月潮湿的寒夜显然缺乏准备，所以只得浑身发抖，饱尝它的淫威。他穿着一件相当肥大的无袖斗篷，这斗篷带有一顶硕大的风帽，跟远离俄国的瑞士或意大利北部的旅客们冬季常穿的斗篷一模一样，当然喽，那些旅客并不打算在埃德库宁^①上车一直坐到彼得堡。但是，在意大利适用、而且能使人十分满意的东西，到了俄国便不完全适用了。这件带风帽的斗篷的主人是个年轻人，也有二十六岁或二十七岁，略高于中等身材，一头浓密的淡黄色头发，面颊下陷，疏疏落落地长着一小尖尖的、几乎全白的小胡子。他的一双大大的、聚精会神的碧眼，流露出一种平静然而忧郁的神色，充满一种奇怪的表情，有些人一眼看去，就会猜出他患有癫痫症。不过年轻人的面孔是讨人喜欢的、清癯瘦削的，只不过缺乏血色，现在甚至冻得发青。他手里摇晃着一个用褪色的旧绸子包的小包袱，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行装。他的脚上穿着带鞋罩的厚底皮鞋，完全不是俄国人的打扮。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穿着挂面皮袄的黑发旅客，把这一切都瞧在眼里，多多少少是出于无事可做，终于象人们有时见到邻居倒霉而幸灾乐祸那样，放肆而随便地用毫不客气的嘲讽口吻问道：“很冷吧？”他还耸了耸肩膀。“冷得要命，”坐在对面的人非常痛快地答道，“您瞧，这还是解冻时节呢。要是到了大寒时节，那又会怎样呢？我真没想到，

^① 埃德库宁是当时普鲁士和俄国边界上的一个普鲁士火车站。

咱们国家会这么冷。我已经不习惯了。”

“您是国外回来吧？”

“是的，从瑞士回来。”……

“嘘！原来如此！……”

黑发的人吹了声口哨，哈哈大笑起来。

二人攀谈起来。披着瑞士斗篷的那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在回答那个皮肤黝黑的人的一切问题时都非常痛快，就是对于那些很不客气、很不妥当、十分无聊的问题，他也毫不在意。他回答时顺便提到，他离开俄国的确已经很久，有四年多了，他到国外去是为了养病，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神经病，类似癫痫症或舞蹈病，有些震颤和痉挛。皮肤黝黑的人听他说话时，冷笑了好几次。有一次他问：“怎么样，给您治好了吗？”淡黄头发的人答道：“不，没有治好。”这时皮肤黝黑的人笑得特别厉害。

“嗨！钱大概都白花了吧？可咱们这里的人却还是相信他们，”皮肤黝黑的人尖刻地说。

“千真万确！”一个坐在旁边的人插嘴道。这位先生衣着寒伦，象是个只会抄抄写写的小官员，四十来岁，体格强健，红鼻子，满脸粉刺，“千真万确，先生，他们只是白白地骗取俄国的一切资源！”

“噢，就我的情况而论您可就错了，”从瑞士回来的病人用平静而和蔼的口吻应声说道，“由于我不了解整个情况，当然我不能同您争辩；不过，我的医生却拿出他最后的钱给我做回国的路费，而且我在国外的時候，他几乎养活我两年。”

“怎么？没有人供给您钱？”皮肤黝黑的人问。

“是的，供养我在国外生活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在两年前去世了；后来，我写信给国内我的远房亲戚叶潘钦将军夫人，可是没

有接到回信。所以我只好回来了。”

“那么您投奔何方呢？”

“您是说我要在哪里落脚吗？……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呢……是这样……”

“还没有决定吗？”

听他讲话的两个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全部财产大概都在这个包袱里吧？”皮肤黝黑的人问道。

“我敢打赌，准保没错，”红鼻子的官员非常满意地附和道，“他也没有在行李车里寄放什么东西。不过还是不能不指出，贫非罪也。”

果然如此：淡黄头发的青年马上急不可耐地承认了这一点。

“您的包袱毕竟还是有点用处，”官员继续说，这时他们已经笑够了（最妙不过的是，末了就连包袱的主人也瞧着他们笑了起来，这使他们越发开心了），“虽说可以打赌，说里面没有一包包外国的拿破仑金币、腓特烈金币和荷兰金币，只要看看您那双外国皮鞋上的鞋罩，就可以确定这一点，可是……要是在您的包袱之外再添一个象叶潘钦将军夫人那样的亲戚，那么这个包袱就会具有另一种意义。当然，这必需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叶潘钦将军夫人果真是您的亲戚，您没有因为心不在焉而弄错……人们由于心不在焉或……想象力太丰富，常常会发生错误。”

“噢，您又猜对了，”淡黄头发的青年应声说道，“我真是几乎弄错了。这就是说，她几乎并不是我的亲戚。我没有收到她的回信，老实说，当时我甚至都毫不惊奇。我早就料到了。”

“您白花了寄信的邮资。噢……起码您是老实而真诚的，这倒值得称赞！噢……我认识叶潘钦将军，先生，因为他是社会名

流。在瑞士供给您生活费的那位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如果就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话，那么我也认识，先生。姓帕夫利谢夫的有两个人，是堂兄弟。另一个至今还住在克里米亚。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是一位可敬的人，他交游很广，在世时有四千名农奴，先生……”

“不错，他是叫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年轻人回答以后，就好奇地凝视着这位万事通先生。

在有的社会阶层里，有时会碰到这种万事通先生，甚至会经常碰到。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那整天苦苦钻研的头脑和种种才能，全都不可遏止地用在一个方面。当然，当代的思想家一定会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更为重要的生活趣味和见解。不过，所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句话，只是指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而言，就是说，某人在什么机关供职，他认识什么人，他有多少财产，在哪一省当过省长，娶什么人为妻，妻子陪送多少嫁妆，他的堂兄弟是谁，表兄弟又是谁，如此等等。这种万事通大都穿着磨破了袖子的衣服，每月领十七卢布的薪俸。被他们打听到全部底细的那些人，当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动机，不过，他们有许多人都从这种足以和一门完整的学科媲美的知识中得到充分的慰藉，获得了自尊心，甚至精神上也得到了高度满足。这倒真是一门富有魅力的学科。我看到过一些文人学者，诗人和政治家，在这门学科里寻找并找到了极大的乐趣和最高的目的，甚至单单就靠这个而飞黄腾达。在这次谈话期间，那个皮肤黝黑的青年自始至终都在打哈欠，毫无目的地向窗外张望，急不可耐地盼望及早结束这次旅行。他有点心不在焉，简直是心神不定，几乎是心慌意乱，甚至都变得有些古怪：有时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他笑了起来，却连自己都不知道、也不明白

笑的是什么。

“请问尊姓大名……”满脸粉刺的先生蓦地对拿着包袱的那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对方马上很痛快地答道。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不知道，先生。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先生，”官员沉思着回答，“我讲的不是姓氏，这个姓氏古已有之，在卡拉姆辛的历史书里可以找到，也准能找到。^①我指的是您本人，先生。真的，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现已无处可寻，甚至音讯全无，先生。”

“噢，可不是嘛！”公爵立刻答道，“梅什金公爵一族的人，现在只剩我了。我觉得，我是本族最后一个男人。至于我父亲一辈和祖父一辈的老人，他们过去都是我国的独院小地主^②。不过，家严是士官学校出身，当过陆军少尉。我不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也算是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一员，也是本族的最后一个女人……”

“嘿嘿嘿！本族的最后一个女人！嘿嘿！您真会说笑话！”官员嘻嘻地笑起来了。

皮肤黝黑的人也冷笑了一声。淡黄头发的青年对于自己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相当拙劣的双关语^③，不禁感到有点惊讶。

“您要知道，我完全是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他终于惊讶地

① 在俄国史学家卡拉姆辛(1766—1826)所著之《俄国史》中确有梅什金家族的名字。

② 独院小地主，是俄国农奴制时代低级官吏后裔出身的小地主，土地不多，可蓄农奴，并与农民同样负担赋役。

③ 在俄文中，“本族的”这个词组，也作“就某一点而论”解。

解释道。

“当然当然，先生，”那官员开心地唯唯称是。

“公爵，您在国外可曾跟大学教授学过什么学问？”皮肤黝黑的人突然问道。

“是的……学过……”

“我可从来没有学过任何学问。”

“我也只是学了一星半点罢了，”公爵几乎是以抱歉的口吻补充道，“他们认为我有病，不能按部就班地求学。”

“您认识罗戈任家的人吗？”皮肤黝黑的人急忙问道。

“不，我完全不认识。我在俄国认识的人很少。您姓罗戈任吗？”

“是的，我姓罗戈任，名叫帕尔芬。”

“帕尔芬？不就是那个罗戈任家的人吗……”那官员以特别傲慢的神气开始说。

“是的，就是那一家，就是那一家，”皮肤黝黑的人粗暴无礼地急忙打断官员的话。不过，他对这个满脸粉刺的官员压根就没瞧过一眼，一开始就只对公爵一个人说话。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官员惊呆了，几乎把眼睛都瞪了出来。他的整个面孔立刻露出一一种虔敬的、奴颜婢膝的、甚至惊慌失措的神情，“您就是那位世袭荣誉公民谢苗·帕尔菲奥诺维奇·罗戈任的少爷吗？他不是在一个半月以前去世，留下二百五十万遗产吗？”

“你怎么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现金呢？”皮肤黝黑的人打断他的话，就连这一次他也不屑于瞧那官员一眼。“您瞧！（他指着官员对公爵使了个眼色）他们马上象一群饿狗似的围了过来，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我的父亲的确是死了，我过了一个月